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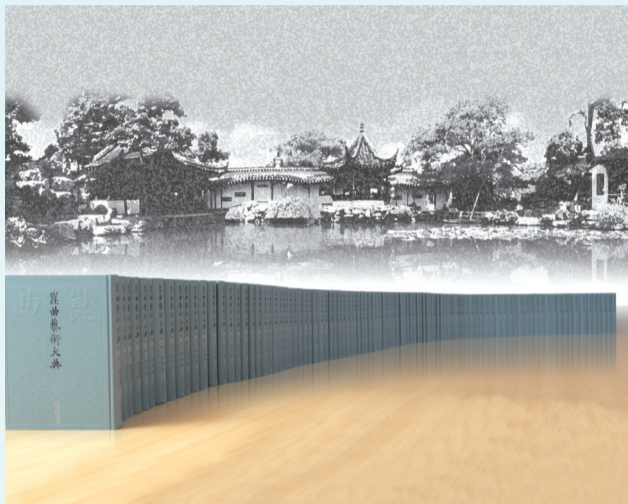
## 笛声悠扬 昆曲软糯

安徽合肥 莫欣

相邻天鹅湖畔的出版系统的书香苑小区里活跃着一个“昆曲研习小组”，每个周日、周四上午，从小区活动室里传出悠扬的笛声和袅袅的唱曲声，那软糯婉转的曲调吸引了窗下路过的人们伫立倾听，有懂行的人会心地赞道：是昆曲，百戏之祖！

小组活动有一年多了，领头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原总编、编审裴善明，参加活动的都是各出版社退下来的老编辑，也有远道而来的省文联、安大的作家、教授。昆曲发源于14世纪时的苏州昆山，俗称昆山腔，用的是中州韵，在咬字归韵上要求特别高，裴善明一字一句地教。昆曲的乐谱用的是中国古老的工尺谱，掌握起来很难，裴总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教唱，先吹笛子定调，放下笛子再来教谱，很辛苦，大家尊崇地喊他裴老师，他总是笑称，大家一起唱曲寻求快乐，有益健康。

多年前，裴老师身患尿毒症，置换了一个肾。他说，国家级出版项目《昆曲艺术大典》给自己的出版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。这一出版项目由中国百余位专家学者历经十余载苦心整理编撰。他作为责任编辑，历时八年完成了一套《昆曲艺术大典》149卷的编辑出版



工作，2016年12月13日在京首发，荣获第四届政府出版奖图书奖。随后他光荣退休。正是在编纂过程中，他耳濡目染学会了唱昆曲，爱上了这个中国古老的艺术。

“书香苑”小区里除了昆曲研习小组，还活跃着朗诵小组、合唱团等等，在重阳节的小区联欢中，各个小组都拿节目上去，唯有昆曲研习这朵传统文化艺术之花显得格外绚丽夺目。

## 地板的变迁

浙江浦江 朱耀照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村房子的一楼地板基本是泥地。泥地，顾名思义，为泥土夯实而成。讲究的人家还会加一点石灰，以增加坚实度。做泥地省钱，基本是人工。做地那一天，应是非常热闹的。有的用石柱（呈四方棱台，上插木柄）舂打，有的用捶衣杵敲打。到处是啪啪啪的声音。每一处被捶打得瓷实闪光，才算完毕。但泥地很黏，不易清扫。过一段时间，过道上会高出一层，这便是鞋子带来的泥巴沾上的。如是遇到暴雨天气，水冲了进来，泥地几天不干。粘上鞋底的泥，会随着人的走动，留在楼梯上、二楼的楼板上。没过多久，到处都是黄黄白白的一片。

泥地也容易损坏。用扫帚清扫，稍用力一点，就会涌出一些泥沙。有时，母鸡觅食，用爪子拨动几下，地面会挑出一个小凹陷来。

后来，流行水泥地。这是泥水匠的活。一般要做两层。先用粗砂、渣子拌水泥，做成粗坯，然后将细沙和水泥搅拌，抹平抹光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就要浇几次水，以防止水泥地开裂。水泥地比泥地坚固，而且平整光滑。卫生打扫也容易多了。不足之处是容易受潮。用拖把拖地也很吃力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流行磨石子地。小舅家造房子，做的就是磨石子地。

这种复杂的活儿，似乎有点像叶圣陶在《景泰蓝制作》所写的。磨石子地的材料有白石渣子、白水泥和各种染料等。先是掐丝，磨石子师傅按照设计图，用扁铜丝将房子地面划成许多小块。边上的，长而狭窄；最中间的，是几只熊猫的复杂图案；其他地方的，便是正方形。然后是填料，将白石渣、白水泥添上某一种染料，加水搅拌，倒入一个个框架内。每加满一个，就用泥夹子抹平。几天后，便是打磨。工具为磨石子的机器。当金属磨盘与水泥、白石渣等接触时，尖利的声音便响了起来。随后，用以冲刷的清水变成黄浊，流淌开来。等磨到没有尖利的声音发出，那个框架就算打磨好了。等整个房间的地板打磨

好时，整个地面像抹了油似，晶莹透亮。又像是一件由各种色块编织而成的艺术品。而每一小块里，磨出各种平面的白石渣，镶嵌在蓝色、黄色，甚至黑色的背景里，如繁星一般。磨石子地成本高，但物有所值。除美观外，还容易保持卫生。不管什么脏物，拿拖把往地上一拖，马上光洁干净。而且异常牢固，十几年过去，几十年过去，没有一处损坏。

二十一世纪初，到我造房子时，用的基本是地砖、花岗岩和木地板。相对于磨石子，铺地砖和花岗岩工序较为简单。铺地砖的人，拿掺和着水泥的细沙铺平地面，然后舀上水泥浆，放上地砖或花岗岩，四脚用皮锤子敲平就可以了。地砖或花岗岩规格多样，价格高下悬殊。高的一个平方米几百元，低的几十元。平整，容易保洁。尤其是优质地砖，拖把拖一下，亮晶晶的，似乎能照得见人的影子。而且，寿命长久，一旦贴好，基本不大更换。

木地板材料，更为高级。一般为贵重实木。铺木地板也须专业人员。先要搭好五厘米左右高的龙骨架子，然后将一条条木地板紧密地钉在架子上。它们有木纹，光洁，不上潮。脚踏上去，又有弹性和震颤感，舒服极了。地板的变迁，是时代变迁的缩影。它的背后，便是国家的日趋富强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。

## 黄梅飘香

安徽合肥 秦秀文

我和家人正在一家饭店的大厅开心地吃饭，突然一阵久违的音乐声响起，是唱戏的锣鼓家伙什。我们的注意力瞬间从美味的菜肴转移到大厅中间的简易舞台上。原来是饭店特地安排的助兴节目，开场的是黄梅戏《天仙配》选段，台上已经站了个帅气的“董永”，还有个美丽的“七仙女”，一开口便是那熟悉的唱词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”。年轻的演员唱得很好，很有那种味道。听着听着，戏声仿佛长了翅膀，飞到城市上空，飞过高速，跨过桥梁，飞向了美丽的桐城，飞回了我久久不曾忘记的童年。

黄梅戏对于桐城人来说，即使天天听的都是相同的片段，也是百听不厌。桐城人爱黄梅戏，是全民的爱。那份喜爱，别处人是很难体会的。田间地头、屋前灶下，随处可听“呀子哟哟子呀”的声音。唱的人解乏，听的人享受。而每当有钱人家有喜事，请个戏班子来唱上几段，可谓是极大的荣耀了。附近的乡邻，不管白天干活多累，甚至是第二天清早要出远门，准会牵着孩子扛着板凳早早来到戏场。忘了带板凳的，自己会主动找个“制高点”，于是，戏台旁边的窗沿、草垛，甚至树杈上都坐满了人。这不是哪一家而是当地所有人的盛事，戏台下从来都是水泄不通。戏台是非常简易的，几个板凳撑起几个门板就可以，甚至光秃秃的一块空地也能将就。童年的记忆中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和大人一起跑很远的地方去听戏。戏的内容，当时于我是不太懂的，我兴奋于那热闹的氛围。每次听戏，大人们坐着听，孩子们肯定是闲不住的，到处跑，从舞台前跑到舞台后，从最前排钻到最后的位置。大人是不用担心孩子跑丢的，不管认不认识，善良的乡邻们一定会照看好每一个跑到身边的孩子。结束时如果孩子不在身边，只需大喊一声孩子的名字，总会有人把孩子送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当年从来就没听说过有孩子失踪的事情。渐大点每次听完戏，第二天到学校，我们就会模仿着戏中的人物来一段，羡慕没去看的同学。记得一次晚上去隔壁村看戏，其中一场戏是“王小六打豆腐”，于是，好长一段时间，“怎么啦？眼睛掉进灰里啰。啊？灰掉进眼睛里去啰”便成了同学们最喜欢的玩笑。

如今，离开家乡已经多年，再也没有现场听到那带着浓厚乡音的黄梅调了。听说，老家已经很少有人请戏班子唱戏，请了也不会有人扛着板凳去听。但乡亲们照样喜欢黄梅戏，在电视上搜寻，在电脑、手机上搜索，也有人在手机上搜好后再在电视上投屏。看着、听着，时不时还要跟着屏幕中的人物一起哼几句。没有了乡亲们从十里八乡聚在一起的场景，不能体会到人头攒动的气氛。我不知道这是社会的进步导致的文化领域的不再贫乏，还是社会竞争的压力使得人们对娱乐的激情减弱。于我，还是怀念大家聚在一起听戏的感觉，在我的骨子透着对黄梅戏的喜爱。

舞台上的《天仙配》已经唱结束，接下来的是一段“动物”秀。人穿着动物的衣服，模仿动物进行表演。较之前的黄梅戏，孩子明显喜欢这个节目，与其他吃饭的小朋友一起挤到台前与“动物们”打招呼，那兴奋劲就如同我们看到黄梅戏表演的当年。

黄梅戏，唱腔委婉清新，是“山野吹来的风，带着泥土香”，那份特有的唱腔所蕴含的韵味是普通话所无法演绎的。它已然成为桐城，乃至整个安庆地区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图腾。听黄梅就好比看到安庆人，看起来委婉含蓄，待人却是简单真诚，时间越久，越能让人感受到那份韵味与真情。